

文海技抄

六

15
1598
6



冊八
號文
函八

門 16
號 1598
卷 6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六

前身

黃金

反常之物

詩文愈疾

天子別稱

封陟

福有厚薄

門客

人與行事不類

飲酒害事

喜鵲鸛鶴

借錢下禮

人身藏物

人在塵埃中



文海披沙目錄

災木

江州豪駝

妙在無意

詩文虎

妬婦遺害

鬼物畏人

刑獄冤濫

人妖

竇氏五子

物聚必散

子弟好尚

論茶

愛官甚於生

木類有壽

宋孝宗事

不善自知

覓句營生

愈病

奇疾

盜可以德感

才不才辨

王孫公子

偽書

雲雨雷可食

五月五日生

小事不可忽

文人無行辯

得官失官

晉宋相類

有意無意

精騎羸卒

裴行儉惠遠

始皇馮道

物類相報

物有相反

寇萊公

矯鎮軍心

人不可廢言

神仙

吉凶無定

后羿子美

古人之食

大臣德量

神仙所謫

鏡

天於人厚

水神求物

文海披沙卷之六

晉安謝肇淛著

前身

前身之說多矣事既渺茫語多附會但取俶奇
 可喜不必論其有無如平子後身為中郎徐陵
 後身為知威武侯後身為韋臯瑯琊僧後身為
 張方平五臺僧後身為馮京五戒後身為子瞻
 鄧禹後身為淳夫李德裕後身為趙鼎才名功
 業頗足相當至於許玄度之為蕭譽永師之為

房瑄謝靈運之為邊鎬馬北平之為馬仁裕顏
延之之為潘佑牛僧孺之為劉沆武夷君之為
楊億王京之為王素已自墮落一層劉公幹為
昏愚小吏澤公為浣衣婦人子羊祜出於隣家
阿練本於沙門王十朋出於嚴伯威史彌遠出
於覺閣黎又何輪迴之懸絕至是也明徐國公
鵬舉為岳武穆托身馮宗伯琦為韓忠獻托身
然皆功業不迨遠甚王文成前身為僧差不失
故步耳要之士貴自豎立耳前生後生可實勿

論屠緯真苦譚此說亦通人之蔽也

門客

杜牧之為音章公幕客夜常他出公常密令邏
卒護之牧後知之感恩刻骨滕達道為范文正
公門客年少不羈時時潛出狎邪縱飲公病之
至明燭觀書默坐以媿之而亦竟不改也韓魏
公帥中山亦有門客踰墻夜出公知之作種竹
詩云慙慙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墻客大
媿少年為客而不妄出固自難事然能為牧之

文海披沙 卷六
者上也魏公客能悔過次之達道悻悻自是不
知悛改吾無取焉爾

黃金

黃金一種古多而今少漢高帝賜陳平黃金至
四萬斤梁孝王沒庫中黃金尚四十萬斤韓嫣
以金爲彈董卓積金成塢而漢制天子每聘后
輒用黃金一萬斤今之大內豈易辦此所以然
者世間糜費漸滅唯金最多而四夷之外去而
不返者不與焉衣服之銷金縷金器玩之鍍金

鍘金鈎金鈺金箋扇之泥金灑金貼金神佛之
鋪金經典之乳金軸文之貼金天下之廣一日
殆以萬計皆磨滅至盡間有銷鎔所得者千萬
中之一二耳生之有限安能副無窮之用哉考
宋太宗時禁自中宮以下服玩皆不得用金一
切銷金貼金縷金間金釵金圈金釧金剔金燃
金陷金明金泥金影金榜金闌金盤金織金金
線皆不許造安得今日而一申明此禁也耶

人與行事不類

項王暗啞叱咤當是極粗豪男子而眷戀虞姬
臨亡不捨蘇子卿吞檀齧雪視死如歸而不免
娶胡婦生子關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啓
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爲
鐵面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有頃又
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妓旣去乃以
詩寄魏介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
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朝而善羯
鼓賦梅花又似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

反常之物

水宜寒而有溫泉火宜熱而有涼燄石宜沈而有浮石之山水宜浮而有沉水之木晝宜明而有變晝之草夜宜暗而有夜光之壁夏宜暑而有辟暑之犀冬宜寒而有却寒之玉莫輕於毛而弱水不能載莫堅於石而滑托獨能吞莫酷於火而有不灰之布莫勁於金而有食鏹之蟻飛者以翼而龍以無翼飛行者以足而蛇以無足行物理反常不可窮詰

飲酒害事

世間第一害事無如飲酒以治身則敗德喪儀以待人則起爭生釁以爲學則廢時失事以治家則招盜生姦以臨民則損威失重以爲政則顛倒錯亂唯有苦寒孤客以此消憂囚禁罪人藉之度日舍是無一可者也今人但見古人亦有耽酒者不知陶潛嵇阮李杜之輩蓋遭世亂家破愁不聊生而其才名爲世所崇重恐有不測之禍故以此自汙耳韓退之所謂有托而逃

者是也觀其詩文卷帙精思細語豈終日醅醕之人所能辦哉劉玄明言爲官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可謂格言也

詩文愈疾

魏武讀陳琳檄曰此愈我頭風此是稱贊之詞杜子美謂鄭廣文吾詩可以愈疾此是自得之語乃漢明帝楊后有顛疾得內傳孟召文讀之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宋張乖崖與傅逸人會於韓城終夕談話隣里有病瘡者皆不

發則是真可療疾矣然此理之所必無也自告
大聖大賢皆不免有疾已所不免何能愈人或
謂傳有道術則可耳

喜鵲儻鵲

竇申至人家謂之喜鵲卒坐此見誅劉申每至
人家輒遭禍難人謂之儻鵲亦卒不容於世

天子別稱

稱天可汗者唐文皇也稱鄉貢進士者唐宣宗
也稱蓮峰居士者南唐李後主也稱道君者宋

徽宗也稱太師威武大將軍者明武宗皇帝
也

借錢下禮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向天帝借一萬錢下禮父
而不還被驅在營室間則天上亦有嫁娶亦有
聘財亦有借貸而牽牛之負債不還天帝逼債
報怨皆所當問者也書此以發一笑

封陟

上元夫人降封陟陟守志不顧至於再終不

文海類編卷之六
與接後陟死遇夫人道上判曰性雖執迷行實
堅潔賜延一紀任生讀書嵩山有女子就之留
侍再三任亦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女子判文
字曰數雖盡既相遇不能忘情更與三年問之
吏曰此是紫素元君仙官之極貴者神仙事雖
不可知而一子守正卒以見佑末年非偶也郭
素聞王軒遇西子而屢宿浣沙溪吟詠賦詩以
希一遇惑亦甚矣

人身藏物

乖龍藏於指甲樂神藏於鼻息猱藏於頸雀藏
於瘤飛蛇藏於眉間肉塊隱娘藏於腹人之一
身皆可為逃遁藪也故窮神愁鬼不召自來狂
魅睡魔屢驅不去

福有厚薄

張說與盧懷慎同相說富而懷慎貧及盧疾革
夫人謂其算疑未盡盧曰冥司有爐三十為說
鼓鑄橫財我無一焉福有厚薄安可比哉故李
德裕張齊賢皆食萬羊李嶠為相卧無裋褐上

命賜之輒通夕不能寐張文瓘分無堂食或強
之食輒患心腹痛夫天既予之以相而不予之
以福良可笑也

人在塵埃中

無目表弟乃是天曹判官野合游娼却是菩薩
度世智奴不慧道士禮為太一隣宰衰翁伍伯
指為司命海山使者隱跡胡奴坐化至人混名
劇盜人在塵埃中皆若此矣

災木

古人以文字紕繆而殺青者謂之災木唐舒元
輿有悲刻溪藤文云今之自謂能文者皆天閔
刻藤者也然自古以來梨棗箋麻之災至今日
而始極達官貴人筆多假手文絕彈射出於餘
竅人亦承之公移俚牘哀然充棟矣統袴金埒
強作解事一識之無便謀壇坫標竊數言裝潢
廣布使讀者匿笑道好面代發紅又有乳臭小
兒名未立而即獵羔雉白髮高官人已陳而猶
誇芻狗列之筐篚詫為膏薌徒飼蠹蟬不堪覆

說此當用祖龍一炬無煩鮑姑艾也

江州橐駝

楞子厚作黔驢記謂黔之虎不識驢此雖戲言亦理之所有也唐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一橐駝至郡放之廬山下楚人見而大驚鳴鼓率衆射殺之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於某處劉命致之則所放駝耳夏蟲疑冰固自不妄

妙在無意

詩句之妙政在無意中得之池塘春草語亦平

淡曲終不見詞雖警拔而亦詩人所能到語也至於子孫閒爲客清光何處無落葉滿長安似口吻常語而皆得意喜極發狂要在神會難以語人

詩文虎

有文中虎宋謝希深上啓楊文公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書於扇上語人曰此文中虎也陳同甫亦自稱爲文中虎有詩中虎羅鄴牡丹詩云買栽池館

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時人謂之詩虎有書
中虎唐李陽冰善書竇泉稱為書中虎

妬婦遺害

劉伯玉妻妬投水而死遂為水神每男女覩粧
過渡者風必覆舟紹興間姑蘇龍王嬖妾為其
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數百里田
廬盡遭漂溺妬婦死後猶遺害若此

鬼物畏人

縣令方正縣妖破膽至相率遠徙王老福盛鞭
太歲數百而不能報江涇顧老獷悍麓豪金神
七殺被其觸犯至盜寺油塗瘡而不敢犯延平
吳氏五女悍惡號為五虎有宅凶恠移榻持刃
中庭獨寢至旦帖然乃知人之善者惡者福祿
盛者鬼物皆畏之而反禱祠求福亦惑之甚者
也

刑獄冤濫

宋潼州王藻為獄吏每夜持銀錢無數歸家妻
疑之一日令婢餽食比歸婦迎問曰適狔蹄十

三鬻美乎藻曰只十鬻耳妻曰必此婢竊食或
與人有私也藻乃置獄具訊婢婢自誣服妻乃
從容謂之曰爾日日持錢歸吾疑爾鬻獄不無
枉濫故以婢事試汝耳實未嘗盜肉也自今以
往母以不義之物重貽冥譴藻大悟即日棄役
出家世間第一冤濫是刑獄事鍛鍊自誣死於
箠楚者多矣閩大中丞劉公居官明恕恒欲去
獄具之最酷者一日晝卧書齋案有雞子一椀
見一鼠仰卧以足抱卵一鼠曳其尾入瓦際遂

巡之間雞子皆盡劉起召門役責以盜卵不服
命取諸刑具至皆不服最後命取錫蛇即自誣
伏錫蛇者錫作蛇狀而虛其中纏腰腹間以沸
湯沃之最酷者也劉即日下令除此刑

人妖

宋卿家九代祖如小兒在雞窠中不飲不食不
知年歲子孫朔望羅拜垂頭下視太原王仁裕
遠祖母約二百歲形纔三四尺飲啖甚少往來
無迹惟床頭有柳箱戒子弟勿啓一日無賴孫

醉啓之惟一鐵篋自此竟不回池州村祖翁媪
二人各長三尺餘衾擁體坐佛龕中兩眼能動
蘸酒口中亦能舐之皮皆黏骨不知年歲胡頊
寓金城人家有七代祖姑爲魅內鐵檻中伺間
得出飛走竊食南皮弓手張德人首蛇身每日
須肉十餘斤沂密優人二子六七歲髯長尺餘
襄漢客店旁人無首編草履疾如飛饑渴輒以
手畫湯粥從頸灌入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形
體不死饑卽畫地作字世情不替更生一男四

五年後忽畫地云後日當死果如其言此皆人
妖以語人未必信也

竇氏五子

唐竇叔向有五子牟輦庠常羣皆有詩名宋竇
禹鈞亦有五子儀儼侃僖偁皆位通顯謂之燕
山五桂二竇何相似耶

物聚必散

大凡尤物聚極必散毋論貨財卽書畫器具裒
集甚艱而其究也或厄於水火或遭於兵燹或

敗壞於不肖子孫或攘奪於有力勢豪如隋嘉
則之書籍宋宣和之玩好李衛公平泉之木石
趙明誠校讎之書刻以四海之物力畢世之精
神而一旦蕩滅無復孑遺豈成毀自有數耶抑
亦造物之所忌也千載之下猶扼腕歎恨何况
當時

子弟好尚

人家子弟好尚不同觀其志趣足覘門戶之興
衰好詩書文墨卓爾大雅其最矣好畫帖珍玩

者次之雖近文雅未免惑溺好山水木石者又
次之漸開侈靡無裨神情好聲色狗馬者又次
之稍近豪舉多比匪人好麴蘖舖啜者又次之
醉生夢死無益無害好修齋祠神者又次之無
丈夫氣啓姦盜端好聚歛貨財者又次之非不
富厚品劣行猥好博奕者又次之好黃白者又
次之迷惑不悟必喪其貲好機詐鬪訟者最下
小則亡身大至覆族

論茶

茶之於人功力最鉅無論其品色香味爲大雅所宜卽益精神消壅滯亦服食家之所不廢也
蔡母曼乃著論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斃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信斯言也則必飲酒食肉膏腴厚味使肥膈若太牢而後爲佳耶移此論人必以躡之壽爲是夷之夭爲非季氏之富爲高而顏子之空爲下矣鄙俗之譚莫此爲甚而舉世莫知非之何也

愛官甚於生

陳武帝將受禪范雲忽有疾延徐文伯視之曰可速愈但一年後不林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汗之愈得與冊立迨二歲果死宋劉粲微時夢人語之曰仕宦遇中則死如是數四比仕至朝議大夫積勞不敢求遷秩其妻趣之不得已自列命將下謂人曰中散至矣萬一如夢柰何拜中散大夫不兩月得疾死人之愛官有甚於愛生者此吾所未解也

木類有毒

文海披沙 卷六
天下之有壽者無過於木。嶧山有禹貢時孤桐，然枯槁無生氣。曲阜有孔子手植檜，時時發榮。泰山有秦大夫松，秦郡有秦時栢。東岳廟有漢時栢，涿州有漢昭烈時大桑。廬龍靜安寺有陳朝檜，吳興鐵佛寺金陵牛首皆有六朝時銀杏樹。茅山及洪州西山皆有許旌陽手植檜。范石湖在成都見唐時梅，呂吉甫宅有唐時雙檜。建寧都司有五代時樟木，其窟中可設數席。耳目所及者如此，竊恐深山窮谷人跡罕到之處當

有洪荒時樹木也

宋孝宗事

宋倪正父記孝宗聖德九事，亦甚尋常庸主皆能之。至於寶器圖玩，任其朽蠹，鎖篋箚而不觀。鄙俗逼人中，秋鼓琴兩曲，飲湯一盃，巡簷數過，就寢則因光宗缺於奉養，有無限淒涼情況，可謂之盛德乎？大臣不名可也。施之諸璫，褻威極矣。此皆不足稱也。

不善自知

人爲不善未有不自知者子胥王父偃所謂日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也亦可悲矣然猶有不得已者如子雲之美新阮籍之勸進范質之下拜爲林死計耳至如唐朱泚僭位逼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苑周本賀徐知誥篡位歸仰藥而死與其成事而死孰若不成而死乎林希草子瞻責詞退謂人曰一生名節壞矣夫責詞不草無關利害至甘壞名節而爲之吾又不知其何心也至於陶穀危素揚揚自得無復羞愧視此又不若矣

覓句營生

倪文節經鉏堂志記苦樂一段甚佳但云賦詩可樂而有覓句之苦營生雖樂而有多怨之苦兩語未然覓句似苦而實非苦事如欲飽者必咀嚼欲至者必行步如果苦之當棄而不爲矣營生原非樂事無論聚怨卽忻然奉之有何可樂况持籌會計憧憧往來寢食不得寧處此天下最苦事也予欲改之曰覓句雖苦而有得意

之樂多財雖樂而有營生之苦

愈病

桓石虔之名陳琳之檄杜子美之詩文潞公之
押王摩詰之畫王漸之經義皆能愈病乃知邪
祟之氣不敵人道舍人而事鬼者非術士之談
則婦人女子之見也

奇疾

虱癩千年木梳及黃龍浴水治之應聲蟲雷丸
及藍治之食肺系蟲獾爪治之隔食蟲藍汁治

之人面瘡貝母治之至於斛二瘕虱瘤及陳櫟
母饑蟲牛師古食樹陸顛消麪蟲陳季直妻腹
作鼓聲聞於外雖幸而獲愈亦竟不得療之之
方也造化小兒苦人甚矣

盜可以德感

王子敬被盜呼謂曰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盜笑而去宋查道罷官與程宿寓逆旅中夜盜
取其衣覺呼程曰衣有副乎當奉假盜聞棄所
獲而去明沈文卿家居盜入其室沈口吟一絕

文海秘府 卷六
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
書二兩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盜亦舍之而去彼
雖穿窬之雄未始不可以德感也

才不才辯

香以薰自燒膏以明自銷商丘之木以不才終
其天年此數語世人皆襲用之亘千古未有辨
其非者吾以為君子處世寧作玉碎不作瓦全
寧作蘭摧桂折不作艾敷蕭榮况不才未必皆
終天年也莫賤於草菅人得而割之莫穢於糞

土人得而掘之山中之木特幸而不遇斧斤焉
耳况使不才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即與天
地等壽亦復何益若必舍顏回之天而就盜跖
之壽避袁粲之死而為褚淵之生吾未見其可
也

王孫公子

秦漢人相呼率有美稱如漂母謂韓信為王孫
武帝謂魏其為王孫蔡中郎謂王粲亦為王孫
雋不疑謂暴勝之為公子此亦口頭常語耳百

方解釋至謂王孫爲魏其字公子爲勝之字此
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僞書

漢成帝時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僞造
尚書百一篇以獻帝出內府秘書校之無一字
相應下霸於獄吏當霸欺君大不敬當斬帝竒
其才釋之隋購遺書時劉炫常造僞書上之以
取賞後竟事發抵罪以一子之才有所著述自
足千秋何至假古人以媒利卒之利未得而害

隨之亦惑矣不准之逸周書張商英之素書二
墳張靜修之上清經阮逸之關子明易傳李衛
公問對皆屬僞妄而幸免於世乃其書流傳至
今而莫覺其僞也幸矣

雲雨雷可食

開山圖曰霍山南岳有雲師雨師注雲師如蠶
長六七寸似兔雨師如蟬長七八寸似蛭雲雨
之時出在石上肉甘可熟而食之嶺南有雷公
冬蟄地中人掘得便擊殺而食之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子古人忌之。然田文稱豪齊國，胡廣天下中庸，崔信明以文章名，王鎮惡以將略顯，漢王鳳晉紀邁，張嘉金田特秀，皆有時稱。唯南陽王綽不軌，被殺道君皇帝終，陷虜庭，若二人者，不舉可也。

小事不可忽

陳平為宰，分肉甚均。卒宰天下，任安為人分麋鹿雉兔，眾人皆謂任少卿分別平。後亦以氣節

顯。謝玄在桓司馬府，雖履屐必得其宜。人知其有將略，樊仲為州人，設食比至日中，不可得食而什餘自起。潘濬以為侏儒觀一節之驗，竟以數百人破之。人於小事可忽略哉。

文人無行辯

古人常謂文人無行，非文人之無行也。文人者，才知高明之士也。幸而際時遭主事與意合，則勛業文章自足千古。不幸而流離偃蹇，濡足權門，急於謀身，不遑擇地，蓋亦有之。政桓溫所謂

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者兩言雖名教罪人然亦非庸常人見解今人但見揚子雲許敬宗宋之間沈約章子厚王安石之輩遂以為口實不知尚有孔北海諸葛武侯駱賓王陶元亮謝暹羽文文山方正學輩也大率才與不才各居其半此造化定數何但文人至於小節細行如司馬竊貨幼輿折齒一一論之宇宙之內當無全人蓋由才名時代所忌未免一人吹毛而眾人吹聲耳偶發此論為千古文人吐氣

得官失官

向敏中拜右僕射真宗意其必喜密令李武昌覘之門外賀客寂無一人厨中亦無備辦酒席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婁師德貶員外司馬因署移牒驚曰官職盡無耶既而曰亦得亦得略不介意夫官爵身外物也得失何足動念故得官者當以向敏中為法失官者當以婁師德為法

晋宋相類

晉納賈充女爲后以壬辰歲而劉聰入洛以丙子歲宋納賈似道女爲后亦以壬辰歲而元人入臨安亦以丙子歲二代之事偶類如此

有意無意

與人不可不察言色然一以承望言色爲事則佞矣作事不可不遠嫌疑然一以存避嫌疑爲心則僞矣作文不可不識忌諱然一以避人忌諱爲旨則諛矣仕宦不可不得名譽然一以要獵名譽爲務則躁矣此其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精騎羸卒

用兵多而不整不若寡而整治家富而不飭不若貧而飭學問汗漫而無用不若簡約而有裁故古人有精騎羸卒之喻

裴行儉惠遠

裴行儉不取駱賓王而取蘇味道然味道摸稜取容而賓王文章飾義鷓與鳳也惠遠不交謝靈運而交盧循然盧循么麼草寇而靈運曠世逸才艾與蘭也乃世猶以一君爲知人嗚乎目

論耳食其來久矣

始皇馮道

秦始皇築長城而令萬世無胡虜之患馮道請鏤九經刻板而令萬世有書籍之樂此兩人者有大功於萬世而論者猶然少之何也

物類相報

雞食蜈蚣而雞死蜈蚣亦羣食之蛇食蝦蟇而蛇死蝦蟇溺其骨皆化為水山中田鼠食菅葳而鼠齒至堅唯菅葳擊之輒碎鱧鰻蚊螿即死

而其骨乾薰之蚊翅足皆落物類之相報如此至於蚊母鳥口吐出蚊而其翅為扇獨辟蚊則理有不可曉者

物有相反

睡蓮晝舒水面夜縮入水夢草晝則入地夜則復出嬾婦魚脂歡樂則明紡績則暗寧王燭靜坐則明喧呼則昏蚌淚晝物晝暗夜明沃焦石磨水晝物夜隱晝見花有晝開夜合荷有夜舒晝卷弱水雖毛羽亦沉澄綠水雖金石亦浮

寇萊公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惡年少者往往黜落人教公增年數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然公後當拜相時上嫌其少乃服地黃胡荻以變其鬚髮此其為欺不尤甚乎當由始進之初意氣尚銳富貴已極躁心難持耳

矯鎮軍心

梟鳴牙帳孽徵也而謝艾以博得梟者勝竟破石勒渡江麾折凶兆也而劉裕以覆舟之戰如

是竟破盧循水變為血怪事也而孝恭以公祐授首之徵果平僭亂乃知吉凶元無定則抑亦以軍心易惑故矯語以鎮之耳此其法皆本太公甫洗兵甲之說

人不可廢言

以公孫弘而能知郭解卜式之奸以楊國忠而能知祿山之必反以蔡京而能奏林靈素之妄誕故君子不可以人廢言今一時相廢而所用之人所行之法悉皆更易非公論也

自古神仙多托跡於乞丐穢癩之輩而神仙之所救度亦多困苦篤疾貧賤無聊之人蓋此輩未識富貴滋味情慾恬淡纏累復少易於割絕加以經受苦楚性行堅忍而又享福未盡耗喪無多較之此道稍覺爲近若遇富貴得意卽真仙謫世意念一差未免墮落凡人人哉

吉凶無定

雀生鷓吉祥也而王偃亡國芝生寢瑞徵也而王黼僂身醜生蓮花嘉兆也而滕景直謝世猶犬能言凶兆也而龔紀登第梟鳴屋上俗忌也而張率更改官

后羿子美

俗說羿善射堯時十日並出羿射落其九然其妻竊不死之藥奔入月而不能射也唐時人有病瘡者子美謂吾詩可以療之及誦至子章體觸血蝕餬手提擲還崔大夫瘡病果愈然子美詩有三年猶病瘡一鬼不銷亡之語何不自誦

其詩以斷之也事之相舛可笑如此

古人之食

今人以殺犬食為講宴享不以登俎豆然古禮士無故不殺犬豕孟子謂雞豚狗彘之畜則犬固與雞豚同食矣百粵人以蟻卵為醬人皆笑之以為蠻俗而禮有蚘醢以為珍味蚘即大蟻也閩浙人嗜田雞比人多笑其食蝦蟇田雞實非蝦蟇而周禮有蝻氏漢宗廟有菹蠹蝻蠹則真蝦蟇矣可知古人之食視今尤為苟簡也

大臣德量

昔人謂察見淵魚者不祥故古之大臣皆德量汪洋然後能為國家造福曹參與史歌呼相應丙吉吐茵不問王始與公常言謂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宋范質謂鼻吸三斗醇醋方可作宰相范峒言坐絨毛人精神須帶半睡乃知含蓄不盡非徒為治亦可保身

水神求物

呂端奉使高麗過洋祝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

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聲起於舟下陳堯咨泊舟三山磯下夢一老叟曰來日當覆舟慎勿渡翌日果然夜復夢曰我江中遊奕神也公當大貴故來相報願求金光明經一部公與之三拜謝而去王榮老過揚子江風濤暴作投玉塵端研虎帳諸物皆不應有黃山谷書羣應物詩視之曰我尚不識鬼能識之耶取以投之香火未收水光如鏡嘉祐中一貴人攜韓幹畫馬渡采石風大作數日不得行禱於水府神夢神求畫獻之風乃止不知水鬼要此何用政可發一笑也

神仙所謫

富貴壽考之人多從仙籍謫來然意念稍差便去二千里李泌少時幾欲白日昇天爲其父母以穢惡蒜齏潑之仙樂頓散盧杞隨麻媪乘葫蘆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約定欲爲地仙至期杞忽厲聲曰爲中國宰相主者失色李林甫少逢道士告以已列仙籍不則二十年宰相林甫

竟欲宰相既貴之後頓忘教戒之語揚收小時
讀書廬山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卽有仙分
不然位至三公終有禍收不從雖登台輔竟殛
南荒夏竦兒時有道士欲乞爲子曰是兒有仙
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耳張士遜讀書
武當山有道士見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
公不欲道士曰不爾當位極人臣此數人者唯
鄴侯太傅以功名終餘皆不免墮落信哉仙分
之難也

鏡

秦始皇鏡照見人心膽嘉陵漁人網得鏡照入
悉見五臟見者輒嘔吐王度鏡照見精魅徐鉉
得一鏡照入只見一眼宗壽古鐵鏡照見青衣
小兒坐酒樓上戊子冬余與徐惟和孝廉計偕
之彭城逢市上鬻一鏡面照如常背照人影倒
見頤頰向上當時傳觀驚駭亦未買之

天於人厚

有鵝處卽有犀以解鵝毒有瘴處卽有檳榔以

文海披沙 卷之六
解瘴氣有人面蛇處卽有白蜈蚣以治蛇有蠱
處卽有白藥以解蠱天之於人厚矣故暴虐淪
亡之時真主已出草寇紛擾之日名將迭興

文海披沙卷之六

